

中 國 方 志 叢 書 · 華 中 地 方 · 第 八 八 五 號

據 清 · 承 需 修 , 社 友 琅 、 楊 兆 松 纂
清 同 治 十 年 刊 本

影 印

江 西 省

新 建 縣 志

(十)

成 文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印 行

新建縣志卷之七十二

藝文志 諸體

文以載道談何容易且位非烜赫卽鴻章尙多淹沒可勝慨哉想道維常變承平後談道學元明以來不必多讓前人試揆以藩王構禍詔旨弗通郡縣震懾存亡呼吸誰能拱揖折衝賦詩退敵而高賢前後議論實驗措施此由立德以立功立言尙取其畧詳者謂何故備錄當局遺文此外抒寫性情宣昭事跡亦得相附而傳庶不被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之譏亦有可疑而存之觀叢書正多

此微意

而以立身立言尚如此其堅苦者蓋所傳之教尤不妄也
人情多以誠至誠至誠至誠至誠至誠至誠至誠至誠
而能得其所以然者惟有誠而已誠者誠者誠者誠者誠

新建縣志卷之七十一

藝文 部文 疏表

恩免南昌府浮糧部文 初次

查該撫旣稱南昌府屬之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五縣比照瑞屬高安之例酌減寧州靖安二州縣比照瑞屬上高之例酌減但爲數太多應請減半至漕糧歲有常供更難請減所浮米石仍舊徵輸等語應如該撫所請除所浮米石仍舊徵輸外其南昌等七州縣所減浮銀一半柒萬正伍肆拾玖兩捌錢柒分伍釐零之處相應准其減免以

雍正三年爲始行令該撫飭南昌等七州縣遵照奉行母得混行苛斂併遍示曉諭使窮鄉僻壤之民均被

皇恩永歌樂土仍將南昌等七州縣額徵科則每畝應減起存若干實徵若干逐一分晰造冊送部查核可也等因

雍正二年閏四月十六日題本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抄出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本

部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

恩免南昌府浮糧部文二次

查該撫旣稱南昌等七州縣各則田地山塘每畝
銀自貳毫伍絲起至壹錢陸釐捌毫零不等而隣府之高
安縣各則田地山塘每畝止見徵銀自伍絲起至
分柒釐零是南昌等縣田糧較之高邑科則實屬懸殊而
田土又多磽瘠卽遇豐收亦不及隣邑十分之六七應請
仍照高安上高等縣減浮科則之例扣算將前未減一半
柒萬伍千五百肆拾玖兩零之內再請着減一半銀叁萬
柒千柒百柒拾肆兩零其餘仍令輸納合將應徵應減銀

兩科則各數以及查明糧賦重輕田地肥瘠情由逐一分晰造冊請照例于乾隆戊午年爲始按則逐一扣除另造減免分數細冊報核等語應如所請將南昌等七州縣所減浮銀叁萬柒千柒百柒拾肆兩零以乾隆戊午年爲始准其減免其餘仍令照舊徵收仍行令該撫將減免銀兩分數嚴飭南昌等七州縣遵照奉行遍示曉諭倘朦混徵收以及苛斂等弊一經察出卽行據實題參仍將南昌等七州縣額徵科則每畝應減起存若干實徵若干逐一分晰造冊送部查核至所稱大江坍陷沙糧俟各屬查丈清

楚確實題報之處亦應如所請行令該撫將大江壩陷沙
糧俟各屬查丈清楚之日取具印結照例題報可也等因
于乾隆二年十月十九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爲此合咨前去欽遵查照施行

日好嬌趨也然其食客前去船邊查照誠

士講經江中行民十日課木凡三十日奉

蘇翁名蘭查丈青榮之日見其明慧照徹透徹而妙筆固
致游賓戲辨文致衣襯映祖藉合結聯繫大抵賦韻

上元宗皇帝疏

楊相如

國聞賈生之言曰人君之於天下猶今人置器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是國之安危政之理亂亦猶陛下所置甚暴爲也今陛下以命代之主率易爲之資握黎元之命包宇宙之廣盡係之於陛下陛下可不置之安處乎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斯之謂矣陛下在黎人之上居萬乘之重將欲爲也天下已爲之將欲尙也天下已尙之然風俗之端邪正之首者皆從陛下所尙也非獨風俗邪正所係亦那庸存亡在焉陛下取舍運爲甚不可忽也臣不

敢遠徵古昔博引傳記請以隋煬帝太宗文武皇帝言之
煬帝藉文皇之資躋大寶之位兵加海外威震區中乃自
恃其強不憂時政大縱驕慾恣成猜險所爲不軌所行不
順忌忠正之議黜廢賢良狎便佞之言昵愛邪僻荒淫酒
色窮極綺麗兵戈不息調役非時奇技淫巧者率獲登遷
力邊攘寇者皆慾財賞不恤人之疾苦不知政之理亂君
臣阻隔上下相蒙雖制勅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
如桀紂若是人何克從夫推心不誠欲人之附己貪惡內
熾望俗之無邪猶却行追人向日避影孔子曰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煬帝不節其慾而欲禁人之慾其可得乎故四海之風淫天下之情僞其人怨其俗蕩貞髦擯逐姦逆競馳皇綱紊而隙生禍釁滋而難作昔之有隋也今轉爲大唐豈不以縱慾無厭危患不恤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荒迷沈亂終不自覺要之覆滅死於人手爲天下笑甚可痛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諺云前車覆後車誠然則主社稷承宗廟者可不極思慮深勗勵乎夫昏主卽聖君之資亂邦爲開國之始是用集我昌運太宗以聖德英武雄才睿畧掃除昏虐大濟生人咤

而固執更張指麾而六合復正其知人任使盡得其才
或取諸俘虜讐敵並推懷而用之意豁如也故房元齡識
之於 尉遲敬德狎之而不疑接李靖以優禮此天下
之智謀所以得輸其赤心天下之勁勇所以得盡其死力
也帝業已就寰中已安後武先文勵精爲理務堯舜之道
想致羲皇之俗開禮賢之館置十八學士聽朝之後覃思
典墳周通百家樂而忘倦所謂武以得之文以守之其帝
主臧否安危成敗政刑理亂風俗興衰皆覽於前比之明
鏡故以書籍爲古鏡魏徵爲人鏡見善則行之不善則去

之聞直言則欣然受納得一士則喜見於朝諂諛便媚者不得臻於前梗正貞賢者從容於左右矣貞觀之際太平俗治官人得才功賞必實刑不濫及禮無愆度於時天下晏如遺糧在畝盛德洽於人心而祥風游乎宇內矣非太宗之明懿聰達虛心治道與天下貞臣正士同心戮力豈能致於此乎初東巡以供奉不精而有罰旣到洛陽入理隋之舊宮頗趨遊畋或見可欲魏徵驟諫太宗欣然罷之曰非公無此語也自是帝節慾向道思愆納正由斯而言則聖人之心不必無慾也且物懸於外情動於中情之動

則無窮也物之衝外則無極也以不極之物衝無窮之情動而不爲之節制雖有聖智亦安以致升平之事乎故太宗之情非無慾也擬致升平之資故撙節維持之耳往以隋人失御天命有歸而終始經綸斯亦勤矣首建大義提三尺安八紘創萬代立社稷傳子孫位已重矣功已大矣安可不思盈滿之戒而檢嗜慾之情乎故太宗之於崇臺邃宇非不愛之惜人力也寶衣玉石非不美之節人財也妍倡絕豔非不樂之妨聽政也犬馬田獵非不好之蕩心意也此數者皆能裁抑之是使人之賦斂也輕歲之調

役也寡舉人之利甚溥資國之用不費國用不費人利是
豐則不言而禮讓自行清淨而仁義大洽非徒太宗之爲
理若是古之明王聖主曷不繇茲道乎臣厯觀有國有家
莫不以驕奢放縱而滅畏慎謙恪而興然鮮蹈興平之衢
多遵覆滅之路者何也實以在旣安之日則忘敬畏及危
逼之勢始思悔吝徒成追恨亦何補乎臣誠以人主之在
深宮方安平之日若能先慮危難以自悔勗去不經之道
防可欲之原務任賢之規除輕暴之迹則履萬有必安之
途而無顛蹶覆辱之患矣行之甚易在人主爲之臣所以

舉隋氏縱慾而亡太宗抑慾而昌願陛下詳擇今天下皆拭目而視傾耳而聽欲陛下兢兢業業以致太平也臣誠以爲宜效太宗去邪佞之士進忠賢之人與之討論詩書談議得失以見先古之成敗以較當今之可否行其所長棄其不善如此則朝廷無謬僻國政必清平矣臣又聞書籍所載美惡具存陳其舊迹爲之鑒戒陶然其中甚足樂也亦何必窮逐聲色巡游罔倦不務詩書之樂乎非獨妨於政理徒勞棄日矣往者太宗嘗勅魏徵作羣書理要五十篇大論得失臣誠請陛下溫清閒暇以時觀鑒其書雖